

荒摇江摇女摇侠

第五十六回 黄昏寂寂铁杖惊书生 碧海茫茫孤舟追剧盗

梦熊此时忍不住喊起来道：“哈！你这尖嘴和尚鬼鬼祟祟的，向人家张望什么……”刚要再说下去时，剑秋早已先摇摇手，叫他不要声张。梦熊不知剑秋有什么意思，只得缩住口不说。幸亏室里也没有反声，剑秋便对众人说道：“我们归去吧，时已不早了。”

于是付去茶资，大家立起身来，走出虎跑寺，取道望湖边而归。梦熊遂大着声音说道：“那两个秃驴必非善类，生得奇形怪状，好不可怕。”窦氏道：“那怪头陀所携的铁禅杖足有七八十斤重，他能用这东西，本领必然不小，大约又是江湖上的怪杰。”剑秋道：“瞧了那头陀，要使人想起韩家庄的铁拐韩妈妈，她的铁拐好不厉害，我们险些着了她的道儿。”玉琴道：“那时候我们的剑术还是浅薄，换了现在，我们却不怕她，无论如何必要和她拼个上下，不必有劳云三娘了。还有那母夜叉胜氏的一枝钢鞭，也不输于铁拐啊。”众人且说且走，毓麟和彩凤指点着道旁风景说说笑笑，兴更浓厚。玉琴和剑秋、梦熊、窦氏谈论着怪头陀，她的眼睛很锐利，无意中回头一看，恰见离开他们背后数十步路之处，那个雷公嘴和尚偷偷掩掩地跟着他们行来。她便将玉肩向剑秋的肩上一碰，轻轻地说道：“你瞧那秃驴，果然有些蹊跷，在后面跟上我们来了。”剑秋听着，也回头瞧了一眼，

连忙别转脸来，装作若无其事，低低对玉琴说道：“琴妹，我们别睬他，让他尽跟，索性让他知道了我们的住处，只要好好防备他们，也奈何我不得。”玉琴点点头，仍泰然地走着。窦氏母女、毓麟兄弟却都没有觉察。在夕阳影里，一路走回清泰旅馆，天色已黑下来。

一行人将进店门里，琴、剑二人又留心向后面一看，果然那和尚一直跟了下来，远远地立在那里窥探他们入内。琴、剑二人绝不声张，直等到了里面，大家坐下休息。曾毓麟伸了一懒腰，喝了一口茶，先对众人带笑说道：“今天我喝了虎跑寺的泉水，觉得旅馆里的茶没有味了，无怪古人卢仝、陆羽以品茗试泉为生平第一要事哩。”彩凤笑嘻嘻地对他说：“你游得快活么？两条腿可跑得乏力，总算被你赶上的。”毓麟道：“如此清游，胡可多得？虽跑折了两条腿，也是快活的。”玉琴冷冷地说道：“毓麟兄真快活么，可知道今天我们又遇到尴尬事了。”毓麟怔了一怔，说道：“有什么尴尬事？莫非在虎跑寺遇见的怪头陀要来寻斗么？”梦熊在旁嚷道：“我早知他们不是好人的，吃人肉的贼秃当然非盗即贼，但是他们与我们素不相识，要来寻我们做甚？”彩凤道：“方才那个贼秃向我们张望得着实有些不怀好意。”玉琴道：“姊姊不知道，那个雷公嘴的秃驴在我们归途中曾踉足追踪到店门口呢。”彩凤道：“呀！那贼秃跟随我们至此的么？那是一定有意窥伺我们了。”

剑秋低着头，好似寻思一般。窦氏问道：“岳先生，你们可有些认识那两个么？”剑秋道：“我也正在思索，实在不认得。”玉琴道：“大约他们总是金光和尚门下一流人，我们以前在宝林寺、白牛山、天王寺、邓家庄等各处和峨眉

派结下冤仇，便是我们不去找他们时，他们也是时时刻刻地要来报复。也许我们不认识他们，而他们认识我们呢。不然那贼秃和我们偶然邂逅，便来跟踪作什么呢？” 窦氏道：“这样说来，今晚我们却不可不防了。” 琴、剑二人都点点头。毓麟听了，脸上露出懊恼之色，说道：“此次我同你们南下，玄女庙、抱犊崮纠缠了好多时，你们都杀得辛苦。现在到了明媚的西子湖边，正好及时行乐，探幽选胜，谁料又要生出岔儿来，未免令人扫兴。” 玉琴微笑道：“此次不是我们去兜搭在身上，乃是人家找来的，避也避不了。然而在我看起来好如家常便饭，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。” 窦氏道：“好姑爷，你放心吧，有我母女俩在此，管叫那贼秃猖狂不得，决不使你损伤一发的。况且又有岳先生和玉琴姑娘相助，你尽管高枕而卧，不用多虑。” 玉琴道：“伯母说得甚是，放着我们这几个人，还怕敌不过那两个秃驴么？”

毓麟听大家这样说，心中稍慰，点头说道：“你们不要笑我胆怯，我是只会拿笔杆儿的人，前番两次遇险，幸逢玉琴妹和彩凤妹舍身奋勇将我援救，我是感激不尽的。今夜仗你们去对付吧。” 彩凤把手指向毓麟脸上，羞着道：“你真是个怯书生，还要叫人家不要笑你，不怕害羞么？今夜我拼着不睡，保护你如何？” 剑秋笑道：“甚佳甚佳。毓麟兄，你有了这位武艺超群的嫂嫂作保护人，何畏之有？以后你快快拜她为师，学习起来吧。在这个叔季之世，丈夫上马杀贼，下马草露布，文武都用得着啊。” 说得众人都笑起来。梦熊却嚷道：“我游了一天，身子倒不觉疲惫，肚里却饿得很，快快吃了晚餐再商对付之计罢。” 剑秋道：“不错，我的腹中也觉空空的，要想吃喝呢。” 遂和大家点了几样菜，

吩咐店小二早为准备。店小二先将灯掌上，接过菜单出去知照。不多时，已将酒菜送上楼来。大家坐定，将晚饭用过，又闲谈了一番。窦氏道：“我们如何防备，要不要先说妥？”剑秋道：“这里只有毓麟兄一人可照常安睡，我们五人可分在两间房里埋伏，专等秃驴前来，不要声张，看他们怎样下手。”彩凤道：“我和母亲及玉琴姊一同潜伏在这屋里保护毓麟，好叫他放心大胆。”剑秋道：“很好。我与梦熊兄伏在间壁房中，若有风声互相相应，不要放走了秃驴。”

于是大家取出兵器，穿了短装，准备停当。剑秋、梦熊走到间壁房间里去。大家把窗门关上，彩凤便对毓麟说道：“你安睡吧，少停秃驴若来，有我们抵挡，你切不要声张。”毓麟诺诺答应道：“谨遵妹妹吩咐。我真是疲倦得要睡了。”又向玉琴说道：“恕我无礼。”遂先脱下长衣上床去睡。窦氏和玉琴、彩凤又静坐了一歇，养息着精神，听听店里人声渐静，约摸已过二更时分，玉琴遂将桌上的灯扑的吹灭，她和彩凤各挟宝剑伏在毓麟睡榻左右，窦氏却伏在桌子底下，等候动静。毓麟虽然睡了，可是心里有些警戒，哪里睡得着！瞑目想起那怪头陀的情状以及那柄铁禅杖，总觉得有些恐怖。虽有琴、剑等众人在此，仍未能帖然安宁，只是在床上翻身。彩凤起初以为毓麟已入睡，及听他时时翻身的声音，忍不住低低说道：“做什么还不安睡？请你放下一百二十个心，我和玉琴姊姊都在你床边作保驾将军呢。”毓麟道：“多谢，多谢！我正睡着哩。”彩凤道：“呸！你睡了还会开口答话吗？”这句话说得玉琴在旁听了，不由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彩凤又要开口时，窦氏道：“你们别声张了，那东西快来哩。”于是大家屏息无声，再听店里已是十分静

寂，一般旅客大都已入睡乡。

这样等候了好久，忽闻窗外微有一阵风声，两扇窗顿时开了，一条伟硕的黑影如箭一般地射进室来，双脚落地时杳无声息，已至毓麟床前，呼的一禅杖打下。毓麟是醒着的，如何不觉得，只急得他失口喊声“啊呀”！但是禅杖落下时，当的一声，已有一剑从毓麟旁边飞起，挡住那禅杖，乃是彩凤的流星宝剑了。同时玉琴也已一跃而起，一道白光径向那黑影头上。那人见室中已有戒备，忙将禅杖收转，架开玉琴的剑，回身便走。窦氏已从桌下跳出，喝声“着！”双钩向那人脚下左右卷来。那人将禅杖望下用力一扫，当啷两声，窦氏的虎头钩早已荡开，一耸身跳上了屋面。玉琴喝一声：“不要走！”和窦氏双随后跃出，见屋上立着两个人，就是那怪头陀和尖嘴和尚了。

玉琴挥动真刚剑向前进刺，那尖嘴和尚一摆手中两柄烂银戒刀，拦住便战。这时剑秋已从那边房里跃上屋顶，怪头陀见他们都来了，大吼一声，抡起铁禅杖向剑秋当头打来。剑秋舞着惊蛰剑敌住，窦氏也使开虎头钩来助剑秋。五个人在屋面上叮叮当当狠斗起来。彩凤本要出外助战，却被毓麟将她一把拉住，央告道：“好妹妹，你别出去战了，在我这里防御着吧。我见那怪头陀实在害怕，请你先别走，他们大约敌得住的。”彩凤见毓麟发急，也不忍走开，恐防真有余党入室。所以仗剑站在毓麟床前，听屋上厮杀的声音。梦熊却因一则自己对于登高的技能不济事，二则估料怪头陀凶悍，非己能敌，不敢冒险，取过弹弓立在窗槛上，想得间发他一弹。但是他们已杀到后边去了，影子都望不见呢。

原来那怪头陀和剑秋等战上数十合，觉得剑秋等果然名

不虚传，自己一击不中，反给人家拦住。悄然惊动了地方，这里是个繁华热闹的大都会，将有牵连的事情，不如走罢。因此且战且退，到得后边，蓦地将禅杖一扫，打开剑秋的剑和窦氏的双钩，望后一跃，早到了短墙上，说声“走”！一翻身跳到地下去了。那尖嘴和尚也将双刀一紧，架开玉琴的剑，跟着飞身跳出墙来，已到了后街。剑秋、玉琴、窦氏一齐跟在后面跳出来，那怪头陀蓦地一回身，便有两个飞锤蹶蹶地向他们头上飞来。三人左避右闪，躲过了第一锤，那第二锤恰巧飞到玉琴耳边，玉琴左手一起，把飞锤接住，正想回击时，那两个贼秃已趁这隙儿，一个转身窜入旁边小巷里。三人追去时，已不见了踪影。这里两边都有小巷，不知走向哪一条。玉琴还要搜索，前面灯火照耀，却来了一队巡夜的兵丁。

剑秋不欲多事，一拉玉琴衣袖，说道：“回店吧，不要追了。”玉琴、窦氏遂随着他跃上围墙，来到自己屋顶上，仍从窗里飞身跃入。这时彩凤已将灯点亮，毓麟坐在床上，梦熊也走了过来。店中亦有少数人闻声惊起，向楼上探问，但都没有瞧见剑秋等回来。剑秋遂伪言屋上有贼，已被他们驱走，叫楼下人安心睡眠。楼下人听说没事，也就各自归寝，不再查问了。

彩凤见他们顷刻之间已回来，便问道：“刺客逃走了么？”剑秋道：“竟被他们走了，便宜了这两个贼秃。”窦氏道：“那怪头陀的铁禅杖果然不错，老身的双钩也急切近他的身不得。有此好本领，可惜不归于正，也是徒然。”玉琴将接住的飞锤在灯光下细看，足有八九斤重，锤形甚小，作八卦式，是铜制的，角上都有棱尖，锤中镌着“法喜”两

字，大约是那怪头陀的名字了。玉琴便将锤给大家看，且说道：“这锤有棱角，很不易接，稍一不慎，手中便要划碎。方才我用二指把锤夹住，真是侥幸。”大家接在手里传看，都说厉害，险些儿着了那贼秃的暗算。彩凤指着毓麟说道：“都是他拉住了我，不让我出外助战，否则那贼秃既有铁锤，我也要还他一袖箭呢。”毓麟道：“方才那怪头陀跳进来的时候，不问情由便向我床上兜头一杖，你们想，叫我这文弱之身怎禁得起这七八十斤重的禅杖一击？怎不令我骇杀？幸亏彩凤妹妹代我挡住了，保得无恙。想你们三人足够对付的，自然不肯放她出来。”玉琴笑道：“不错，你谢谢她吧。”毓麟果然在床上向彩凤作了一揖，道：“多谢妹妹。”彩凤笑道：“你这人真似吃奶的孩子了。”

剑秋将飞锤放在桌上道：“那怪头陀想是来行刺的，他们总是和我们有什么冤仇，不然何至于一见面就跟踪前来下毒手呢？”玉琴道：“我早说过了，他们定是峨眉派中人。明天我们只要到虎跑寺去一问究竟，便知端的了。”剑秋点点头，梦熊把飞锤取了去，说道：“这个东西你们留着没用，不如给我带回去做个小玩意吧，那锤是很好的，制得甚佳，我想那贼秃轻易放出，中不着人，岂非太不值得呢？”剑秋道：“你瞧锤上不是有一个小小的环么？本来可系铁链的，不过系了链便放不远罢了。”梦熊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！”玉琴道：“你既心爱此物，就送与你吧。”梦熊大喜，便将飞锤放入衣袋。

窦氏道：“此刻将近四更，我们还可安睡一刻，料他们不敢再来了。”于是大家放下兵刃，各自回房，解衣睡眠。次日早上起来，天色阴沉有雨意，剑秋便和梦熊上虎跑寺去

探听。玉琴、彩凤等在寓中坐着闲谈，没有出去。到午饭时，二人回来了。玉琴、彩凤忙问二人可曾探得底细，有没有遇见怪头陀。剑秋答道：“哪里会再见？我们跑到寺中找那慧明老和尚，向他问起情由，原来他也和那两个秃驴并不十分熟识的，只知那怪头陀名唤法喜，尖嘴和尚名唤志空，常在江浙沿海走动。他们富有多金，不知从哪里得来的。以前曾一度捐出五百两银子给寺中修理大殿，所以他们每至杭州，便借宿在那里，性情粗暴得很，慧明和尚见他们很是惧怕，只将好酒肥肉款待他们，直等到他们去后。至于他们的来历，因他们很守秘密，实在不知晓，他不敢详询。昨天二秃驴来后，志空在我们出寺的时候跟着出来的。到晚上他们就告别了老和尚出来，不知上哪儿去，今天并没有再住。他既然如此说法，我也不必把夜间的事告诉他听了。只苦了我们二人的腿，白跑了一趟咧。”玉琴道：“暂时便宜他吧，将来再遇见时，他那双凶恶的红眼睛我总认识他的，再和他算帐。”剑秋道：“只好如此了。”窦氏道：“这事已过去，我们别谈。莫忘了我们来游西子湖的啊。”剑秋道：“不错，今天大有雨意，我们俩在归途中曾飘着数点雨，明日再行出游吧。”这天众人吃了饭，便在旅馆里坐着闲谈，没有外出。到傍晚时，天上的云散了开来，屋上映着一角淡淡的残阳，玉琴喜道：“明日大概可以天晴，我们可以一游湖上了。”夜间大家恐防万一怪头陀再来行刺，仍各当防备。然而一夜很平安地过去。

次日天晓，玉琴、彩凤首先起身临镜梳妆，各换了一身新衣，益见清丽。毓麟和剑秋瞧着心中甚乐。大家用过了早餐，遂走出店来。到得湖畔，雇了一只较大的游艇，一同坐

上。舟子打着桨，便向湖心摇去。波光潋潋，其平如镜，许多小艇来来往往，上面坐着惨绿少年，红粉佳人，都是来游湖的。四周岚影苍翠，好似美人在那里临镜晓妆，梳她们的凤髻，娇媚可爱。玉琴瞧着，不由喝声采。他们都是在北方久居的人，现在见了这山明水秀的西子湖，不觉都沉醉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了。先到钱王祠、白云庵两处游览一过，遂至三潭印月。大家在九曲桥上徘徊着，又到潭边，见三潭相对着立在水中。相传这是宋时苏轼在杭设立的。剑秋等游玩良久，遂又回船，望丁家山一带摇去。到午时已至孤山放鹤亭了。大家坐在放鹤亭上饮茗。遥望保俶塔如簪花美人，临风玉立，很令人心旷神怡。众人又往谒林和靖墓及鹤冢，还有亭下的小青墓，摩挲古碣，发思古之幽情。

此时毓麟便滔滔地把林处士梅妻鹤子的故事告诉众人听，继又讲着冯小青的一段历史。玉琴、彩凤听了，心里都觉惨然，眼眶里几乎掉下泪来，毓麟又吟着小青的四首绝命诗道：

稽首慈云大士前，莫生西土莫生天。愿为一点杨枝水，洒作人间并蒂莲。

春衫血泪点轻纱，吹入林逋处士家。岭上梅花三百树，一时应变杜鹃花。

新妆竟与画图争，知在昭阳第几名？

瘦影自怜秋水照，卿须怜我我怜卿！

冷雨幽窗不可听，挑灯闲读《牡丹亭》。人间亦有痴于我，岂独伤心是小青！

青冢黄昏，美人千古。这几首绝命诗流传人间，正够动人哀思。

彩凤点头叹道：“象小青这般遭遇，自是红颜薄命。但古今来痴心女子甚多，岂独一冯小青呢？”玉琴道：“小青的身世固是可怜，然我总怪她是个弱者，受大妇那样的虐待，一些不会抵抗，以致幽闭孤山，终生不得再和冯生见面，到底忧郁而死，不过徒为后人所悲，对于她自己一生的幸福，却完全断送了。为什么不毅然决然地和大妇脱离呢？”彩凤也说道：“小青果然是弱者，但是冯生也何尝不是弱者呢？假如他自度没有力量制服那大妇，那么何必多此一举，白白地害了人家一个多才多貌的好女子呢！”毓麟笑道：“你们俩说得也不错，可是古今女子大都是弱者。诗人咏吟的，小说家所写的，很多很多。象小青处于她的环境中，心里未尝不想抵抗，无如伶仃弱质，尽人摆布，一些没有反对的力量。那时社会上也没有人对她表同情，肯出来助她的。自然不得已，只有一个死字是她可怜的归宿了。这种是消极的反抗。你们都是一剑敌万人，巾帼中的英雄，当然和她不可同日而语了。”彩凤道：“是的，换了我时，一定不肯这样地忧郁而死，为仇者所快心。须要搅他一个落花流水，不退让的。”她说到这里，不由脸上一红，又说道：“呀！我也不肯做人家的小星了。”玉琴道：“倘然我在那时的话，一定要把那大妇浸在醋瓮里，叫她喝一个饱，再把小青救出来，使她和冯生见面，让他们二人很平安地住在一起，成就一对神仙的眷属，岂不爽快？”毓麟听了玉琴的话，不觉笑道：“爽快，爽快！可惜冯小青没有遇见玉琴妹妹啊。”玉琴道：“不是我说废话，若然现在我遇见了这等事，自然起了不平之心，要干涉一下的。”剑秋笑道：“琴妹，你倒好象古押衙了。物极必反，我料再过数十年或是百

年，中国的妇女必有解去缚束，放任自由的一口，再没有冯小青这种人了。”玉琴叹道：“这也难说啊！”梦熊在旁听得不耐烦，却嚷道：“这一个姓冯的女子已死了好几百年，你们却还在这里议论些什么？游了半天，我的肚子也很饿了，快些吃饭罢！吃饱了好再去游玩。我的兄弟酸溜溜地一肚皮的书，你们要听他讲书时，不如夜间回到旅馆里坐着再听吧。”剑秋道：“好！梦熊兄要吃午饭，我们腹中也有些饥饿，就在孤山用吧。”梦熊一嚷，把众人的谈话剪断，才一齐回到放鹤亭上。点了几样菜，三斤酒，大家吃了一个饱。毓麟抢着把帐付去。

大家下了孤山，仍坐着小艇向前面各处去游。到了岳坟，大家上岸，走进岳王庙去拜谒武穆遗像。剑秋自认为岳王后裔，向岳王焚香下拜。玉琴等也对此民族英雄都肃然起敬。又看了精忠伯及坟前竖立的四奸铁像，一则流芳百世，一则遗臭万年。游罢出来，心中很多感慨。又到玉泉去观鱼，上栖霞山游栖霞洞、紫云洞，一个儿凄神寒骨，一个儿暮云凝紫，都是瑰琦不可名状。岭上又多桃花，又有桃溪，满目绛英，煞是好看。游罢了栖霞，回到岳墓前下舟，在湖上返棹回去。见夕阳映射水面，鳞鳞然作黄金的颜色，又好如霞彩绮丽，可爱的西子披着艳丽的衣裳，把她的明眸送人回去。大家都觉得目酣神醉，说不出什么话来。

回转了客寓，都说快哉！快哉！尘襟都被湖水涤净了。夜间各自早睡。次日又去游灵隐、天竺、韬光等处，登北高峰清啸，再游宝石山，葛岭而归。又次日往江边一带邀游，在云栖吃午饭、登六和塔观钱塘江。又次日游城隍山、紫阳山、凤凰山等处，又至城中走了一遍。这样他们在西子湖边

一连游了五六天，天天徜徉在青山绿水间，几乎把别的事都忘却了。他们本是来游西湖的，自然要把西子的面目看个饱了。其时各处来此进香的人也很多，到处都见游人。他们在灵隐曾听人家说起普陀山风景的佳美，玉琴心里很想乘便往那里一游，向众人征讯同意，剑秋首先赞成，毓麟夫妇也愿同往，龚氏和梦熊当然也没有话说了。

他们在杭又流连了两天，刚要准备动身到普陀去，忽然店小二领进一个人来和他们相见，大家一看，认得是曾福。曾福见了众人，一一叫应。毓麟兄弟不由一呆，便问曾福怎样找到这里来的，家中可有什么紧要的事情。曾福禀告道：“大少，太太前几天忽然患了寒热病，十分沉重。虽请大夫前来诊治服药，可是服了药后如水沃石，一天不好一天。老爷和老太太急得没法想，恐防大少爷和二少爷在杭州游玩，一时不归，因此打发我星夜南下来寻找大少爷等，请你们赶紧回家去。我赶到此间，走遍各处旅馆方才找到，真不容易啊。”梦熊听了不觉跳脚道：“哎呀！我的浑家有了重病么？曾福，瞧你这样说法，路远迢迢的，一来一往要耽搁许多时日，即使我马上赶回家去，恐怕她也早已长逝了。啊呀，我的妻呀！”他说着，顿脚大哭起来。剑秋连忙劝道：“梦熊兄，这事先要定行止，不要先哭乱了你的心。”毓麟也说道：“大嫂子病虽沉重，并不一定是死的。父亲母亲因我们在外边不知道，当然只好先打发曾福来叫我们回去。你哭有什么用呢？”梦熊听说，收住眼泪道：“回去，回去！那么我们今夜就回天津去吧。”毓麟道：“哥哥，你又来了。今日时已不早，我们来得及就动身么？要走，明天走也不为迟。”于是他又向曾福详细问了一遍，叫曾福便在此间住

下。

毓麟便对剑秋、玉琴说道：“我们本想跟你们一起去游普陀，现在出了这个岔儿，老父有命，不能不回家乡，只好半途分手。你们去游吧。”又向彩凤道：“我不能不伴同大哥同归，你心里如何？”彩凤还没有回答，窦氏早说道：“你们弟兄俩都要回去，一则路中要人保护，二则彩凤也未便不归，老身和女儿当然也伴你们一齐回去了。”剑秋道：“你们既然都回去，不如一齐走吧。普陀之游只好俟诸异日了。”毓麟道：“有了岳母和彩凤妹妹伴送我们回里，你们二位难得到此，正好往游普陀，何必要跟我们同回？这真是煞风景的事。”梦熊又说道：“兄弟说得不错，你们二位大可不必回去。况且这是小事情，也许我们赶回去时，我的浑家病已好了。那么你们俩不是跟我们上了当吗？”玉琴笑道：“这样说，梦熊兄何必哭呢？”毓麟、彩凤又再三劝琴、剑二人不要同回，仍去游普陀，玉琴才道：“既如此说，我就让你们先回去。我和剑秋兄去游了普陀山，再回津沽来望候你们。”彩凤道：“这样我们也安心了。”这天晚上，大家到酒楼里去畅饮一回，方才归寓。

次日早上，梦熊、毓麟和窦氏母女以及曾福带着行李和琴、剑二人告别了，动身回天津去。琴、剑二人自毓麟等去后，他们俩人又在杭州游了一天，才也别了西子湖，动身向定海县去。到得那里，雇了一只帆船驶至普陀。风和日丽，海不扬波。二人付去舟资，很活泼地跳到岸上，找得一个引路乡人，引导他们上山。只觉得山上风景又清丽又雄壮，与别处不同。白华庵门前有两株香樟大树，三人都不能拱抱，是数百年的老物。石凳清洁整齐，一路走上去，寺院林立，

钟声频闻，顿使人想起昆仑山的一明禅师来。到得文昌阁才坐着略事休息。又至普济寺游览，殿上小笼内供着十八尊真金罗汉，寺前有御碑亭。二人徘徊片刻，遂至法雨寺，天色将晚，寺中僧人留他们在此下榻。夜间进餐都是素馔，笋菘菘韭，烹煮也很精美，可称山中佳肴，别有风味。晚餐后，二人到客房里各据一榻，解衣安睡。

晨间听得远近禅院内钟声递响，清心宁神，加着山鸟弄吭，清风习习，使人遍体清凉。二人遂去遨游古佛洞、梵音洞，上佛顶山畅游一天，晚上仍回到法雨寺歇宿。第三天又至千步沙海滨去散步，见许多渔船正开向东面去。海涛汹涌，一望无际，小浪打至山下，濒洞有声。二人立着，对着前面的大海出神地遐想。天风吹着玉琴的云鬓和缟袂，飘飘欲仙。

剑秋侧转脸来瞧着玉琴，不由微笑。玉琴打了一个呵欠，回头见剑秋正对她紧瞧着，不由脸上一红，走了几步，又回身过来对剑秋说道：“海阔天空，安得驾一叶舟，挂轻帆，乘长风破万里波，快意当前！一览瀛海之奇观，探冯夷之幽宫呢？”剑秋拍手说道：“琴妹这话说得好畅快，我也有此想。缓日我们回去的时候，可以取道海路，坐船到上海，游罢了苏州，再坐海船北上津沽。其间经过东海、黄海、渤海，虽不能说乘长风破万时浪，比较在内地乘小舟，坐驴车就来得爽快。将来倘有机会，我们俩真的可以到海外去走一遭。明朝时候，宦官郑和三下南洋，收服异邦，生擒番酋，石破天惊，到海外去做一番事业，区区之心，窃慕于此。”玉琴听了点头说道：“剑秋兄，你若果有此志，我当追随同行的。”于是二人又在海边上席地坐下，指点着海景

和远近的岛影谈古说今，直到夕阳西下，海上风云变色时，方才回寺。他们在山上游了七八天，兴尽思返。二人因要打从海道走，便托寺僧代他们去雇一帆船开至上海。寺僧就对二人说道：“你们二位不如仍从定海县回到杭州，再从那里北上吧。何必海行冒险呢？”剑秋道：“海行有什么危险？我们又不怕风浪。”寺僧道：“风浪还是小事。”玉琴道：“那么又有什么大事呢？你这和尚说话太蹊跷了。”寺僧道：“二位有所不知，近来海盗非常猖獗，时出抢劫，这里的海面不大安静。而且这些海盗都是有非常好的武艺，官军也不敢进剿，所以近日到山上的人很少，否则在这个时候，正是香火盛的当儿，山上何至如此冷落？这是你们二位亲眼所见的，出家人安敢打谎？”玉琴听了便笑道：“唔，原来为了海盗之故。但是我们却不象官军那样的畏盗如虎，我们很想见见那些海盗有怎么样的好本领哩。难道他们都有三头六臂的吗？一样是个人，怕他做甚？”寺僧见玉琴这样说，不觉瞪着双眼，说不出什么来。剑秋道：“你不要奇怪，我们决定要从海道走，遇盗不遇盗，不必多虑。就请你代我们雇一艘帆船，决不有累你的。”寺僧见他们如此坚决，毫无畏惧，估料不出他们的来历，只得代他们去雇船，回来复命道：“这里的船因怕海盗抢劫，大都不肯受雇。问了许多船户，方才雇定一艘，但是船资须要加倍，不知你们二位意下如何？”剑秋道：“多花些钱算得什么，请你知照船上人，我们明天一早动身。”寺僧答应退去。玉琴就对剑秋说道：“我们此去海上，不生岔儿也就罢了，倘然遇见海盗，一定不要放过他们。”剑秋答道：“是的，我们以前逢见的都是陆路盗寇，海上的还没有交过手呢。”于是二人在法雨寺又

耽搁了一宵。

次日清晨，剑秋取出银子谢了寺僧，吃过了早餐，寺僧引了一个舟子与二人见面，好引导他们下山。琴、剑两人行李很轻简，由舟子负着。二人别了寺僧，跟着舟子向山下走来，到得海边，只见一只半旧的渔船停在那里，问讯之下，始知这只渔船也是寺僧再三商量，许了重资，方才肯载二人动身的哩。二人走到船中，虽觉简陋，总算聊胜于无。坐定后，舟子送上一壶茶，解了缆，离了普陀山向海中出发。正遇顺风，挂着一道布帆，望前驶去。阳光照在海面上，鳞鳞然作金色，渔船被波浪推动，一上一下地颠簸着。二人在船上远眺海中风景，雪白的海鸥掠着舟上的帆边三三两两地飞过，白羽映清波，很是鲜丽，增添人家的兴趣。舟行不多路，忽见前面有一帆舟，舟上立着几个商贾模样的人，面上都露出惊惶之色，还有一个商人倒在船舷边，一臂已断，血迹淋漓。玉琴忍不住向船上人问道：“你们是到哪里去的？为何这等形状，莫非遇见海盗了吗？”说时两船靠拢过来，那边早有一个老者颤声答道：“正是。我们一伙人是从海门开到温州一带去贩货物的，却不料行至半途，忽遇海盗把我们所带的金钱一起劫去，又把我们的同伴杀伤，凶恶异常，实在可怕。现在我们都变得进退狼狽了。”剑秋道：“海盗在哪里？”一个商人指着东北面海上数点黑影说道：“那就是盗船，他们刚才行劫了去的。”玉琴道：“可追得着吗？”老者向玉琴瞧了一眼，说道：“他们坐的是打桨的小舟，我们是帆船，况且向东北去又是顺风，追是追得上的。不过我们都不是海盗的对手，追上去不是送死吗？”

玉琴道：“你们也太可怜，海盗煞是可恶，待我们追上